

菏泽牡丹

□王梅宏

菏泽牡丹,寻找了好些年头了。你可能有些疑惑:菏泽牡丹,就在菏泽大大小小的牡丹园,或者诸多爱花人士的庭院里长着,还需要寻找吗?我这里要找的菏泽牡丹,不是魏紫姚黄赵粉豆绿的牡丹,它是一篇文章的名字——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散文,题目叫作《菏泽牡丹》,发表在1987年5月的《中学生》杂志上。最后一次看见它,还是1993年的事。

生活中,我们常会遇到丢失东西的情形。有些东西丢了,虽说难免惆怅,但时间一长也就忘了;有的则不同,丢了之后始终无法忘怀。就像《菏泽牡丹》,丢失了二三十年,我一直设法寻找它。这种情形,就像父母寻找自己走失的孩子。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孩子丢了,父母的魂也丢了,拼尽所有的精力财力都要找回来。因为心里丢不下,因为他在心中的地位无法替代。有一个说法,作品就是作者的孩子。《菏泽牡丹》是我18岁那年上苍送给我最重要的成人礼物,它让我惊喜莫名。当初投寄时只是试试,竟真的发表了,并且是在国家级的刊物上发表了。

记得那是1987年6月的一个下午,我们高考在即。课间休息时,我从三楼的教室里出来,准备到楼下休息一会儿。路过校园甬道旁边的书摊时,我停下了脚步,随手拿起一本新出的《中学生》杂志,刚翻了两页,我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菏泽牡丹》,山东菏泽一中高三王秀梅”。我的作品发表了,第一次变成铅字了!我的心怦怦直跳,从口袋掏出攒下的零

钱,递给摆书摊的大爷,然后双手接过书,把它紧紧地贴在胸前。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尝到了兴奋失眠的滋味。

一个月后,我们高考结束离开了校园。我不知道中学生杂志社是否寄出样刊。我的手里,只有从书摊上自己买来的这一本。到济南求学时,我把这本薄薄的、骑马订的小书也带在身边。

那时的我还是一个敏感而自卑的小姑娘,这一小小的成功,对我是极大的激励。每每有怯懦的念头,看到封面上那个阳光自信的笑脸,想到文后编辑老师那一番鼓励的话语,心头就多了一些自信和勇气。1993年,这本杂志从我身边被带走,之后,就踪影全无。

这是一篇描写菏泽风物的文章,文章原稿已丢失。工作后去了他乡,一人独处时难免想起家乡,有时也会想起《菏泽牡丹》——它怎么走得这么决绝,它知道我在想它吗?

责怪自己不小心弄丢了它,不甘心就这样失去了它,于是想了各种办法去找。出差时去国家图书馆找了两三次,网上也找,结果都是空手而归。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那本杂志还是没有出现。

某天晚上,在手机上随意搜了一下,屏幕上跳出来一则出售1987年《中学生》杂志的信息。挂在网上的是那期杂志的封面:一个身着黑白斜纹泳装、腰间挂着泳圈、头发湿漉漉、眯眼咧嘴开心而笑



的少女头像,大约占据了封面的五分之四;她的背后是无边无际的蓝色,蓝天的蓝,还有大海的蓝,二者在遥远的天际汇成一道白白的线——后来拿到刊物,才知道封面照片的题目叫《我爱大海》。

当时我怔怔地盯着图片看了半天,我不敢确认这是不是我要找的那期刊物——岁月流逝,我记不得她的面目了。

1987年5月,这个时间是不会错的,于是果断下单。一周之后,一封来自新疆的挂号信送到了我的手里。《菏泽牡丹》,我终于找到你了!央视有一档寻亲节目《等着我》,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感人泪下的寻亲故事。走丢了的孩子、弄丢了孩子的父母、主持人、台下及荧屏前的观众,在幸福之门开启的那一刻,一个个哭得稀里哗啦,泪雨滂沱。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与《菏泽牡丹》的分离和重逢,仿佛就为了印证这句话。

这篇文章,原题作《牡丹赋》,

家乡的黄土地

□朱国玺

家乡的土地
镌刻着母亲的脚印
阔别故土半生
仍留有母亲吻的余温
母亲给我第一个吻
舐犊情深
习惯了城市的喧嚣
童年的烙痕依然
记忆犹新
乡村的小河里
流淌着儿时的天真

多少次梦回故土
多少次泪湿枕巾
多少次童伴玩耍
多少次一往情深
裹一身泥土的童年
那是永远的香吻
泥土里洗澡
泥土里翻滚
泥土里刨粮
泥土里扎根
泥土里生长
泥土里成人

又是一个春天来临
春雨过后的清晨
绿油油的麦苗
是那么和蔼可亲
多想躺你怀里打个滚儿
春风拂面的柔风中
迎来了燕的呢喃
蜂蝶的翻飞
也招来了我的归心

曾经的岁月
是那么想努力的逃离
逃离了又觉得可敬可亲
因为
饮水思源
忘不了母亲
他乡的游子
总归要叶落归根

咏牛四首

□崔同凡

老黄牛

一生奋蹄喘日月,
哞哞犹唱终老歌。
甘作万家佐酒味,
不辞粉身上汤锅。

拓荒牛

犄角铮铮气昂昂,
一腔豪情耕大荒。
天地为栏沐明月,
敢教沙洲稻菽香。

孺子牛

冷眼圆睁向豪门,
独对农家垄田亲。
俯首牧童卧牛背,
柳笛吹来人间春。

初生牛

看似憨态有风骨,
初生牛犊不怕虎。
撒野难阻撞南墙,
噙香乖乖吮母乳。

春天的那片柳林儿

□路青霞

昨天雾气蒙蒙,路过一个大坑塘,无意中看到塘沿上矗立着一团蒙蒙的绿色,走近了看,是两棵柳树,脑海里瞬间浮现出小时候折柳条玩耍的一些情形来,心内竟是怅然若失。谁知到了晚上,做梦就变回一个小孩儿,还斜背着棉布书包,蹦蹦跳跳地走在上学的路上……

学校坐落在村外空旷的田野中,我们去学校还未到村西头的路口,常常就拐上了柳林里的那条斜路。那片柳林是村里一户性情极好的人家的,那条小而弯曲的斜路原是村里大大小小上学的孩子们为了贪玩贪近,日复一日地踩踏出来的,主人家因为性情好,从不刻意阻拦,也就由着孩子们了,柳林由此便渐渐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一两阵挟裹着料峭寒意的雨丝过后,春来了,柳树枝儿抖去蒙了一冬的灰尘,树皮仿佛顿时薄了一层,那些上年没有赶得及上阵的芽儿,这忽

儿隐隐窥见了阳光的身影,伸手轻轻揭开蒙着的皮被儿,很迫不及待地冒出头来,只三两夜功夫,模样就很可爱了:绿莹莹的,似乎在颜料里刚浸过又润了水,让人禁不住地联想起才出锅的嫩野菜来,从而舌尖痒痒的,有点垂涎欲滴了。

走在斜路上,至树林深处,赶紧爬上树去,瞄准几根滑溜溜的细条儿折下来,旋拧动枝皮儿抽出骨条,用小刀把皮肉圈儿截成一段一段的,再把截好的皮肉圈儿一端刮削去半厘米多的薄外皮,就做成柳笛了,往嘴边一放吹将起来,“嘟嘟”“哞哞”便随之响个不停。有时候,也把几根一齐含在口里吹,那声响更是此起彼伏了。而当那些芽儿过足了瘾,舒展成片片的叶儿时,林子就开始成荫了。走在平铺的荫里,那“嘟嘟”“哞哞”的演奏声渐渐地稀了。孩子们不经意地抬头间,发现在叶子的荫庇下,不知何时已生出嫩绿中带着微黄的花穗来,那

些原本光滑的枝条也早已生了根似的发出许多叉枝,哪里还容得下被抽了骨,再去做笛儿?

花穗仿佛只一现,一串可爱的小风铃就在微风中悄悄摆了。那是一粒一粒并排着与细梗挽着手的谷苞——柳絮的绣花襁褓。然而,令人唏嘘的是,不是每个小襁褓都能等到絮儿倾巢而出的那一天,就先早早地掉落了。这掉落,在孩子们并不是憾事,反倒合了他们的意:清晨,早早地去晨读,转入那条斜路,入目便是薄薄一层可人的绿,密密细细的,脚步轻轻地落上去,入耳即是一串极轻微的噼噼啪啪的爆破声。

丝丝凉风吹拂,青色的谷苞儿还在掉落,落在孩子们的头顶上,嵌进头发里,偶尔也有几粒溜滑到脖领处,并趁机顺着肌肤钻将进衣服里。阳光慵懒,斜照在树顶上,仰起头,便可见缕缕光束透过枝叶的间隙流泻下来,让人忍不住

想
伸手
触摸,感
受着眼前
的青绿,脚
下的声响,身
旁的光束,不知
不觉中,已走到
了路的尽头,迈出了柳林。

就这样尽情地
玩耍中,夏天不知不觉
中尾随而来……

时光流逝,岁月变迁。如今,出嫁多年,故乡已渐行渐远,村西头的那片柳林儿早被转卖了,分割成两处宅院,在几年前也盖起了楼房。再经过时,于记忆中斜路的拐角处偶尔驻足停留,眼底飘忽的似乎仍是那些斜背着书包的可爱的身影,不觉竟是泪眼朦胧。